

第五九六册

理學彙編

經籍典

集部

文選部

類書部

雜著部

(卷)

四九一—四九五

四九六

四九七—四九八

四九九—五〇〇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四百九十二卷目錄

集部彙考二十八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四 詩集宋王明

經籍典第四百九十二卷

集部彙考二十八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四

詩集宋

蓬萊詩二卷

張伯玉著建安人知太平州遷司封郎官

李陶集 卷

博白李時亮善屬文尤長於詩與陶鄒廣和因名

其集

師陶集 卷

長沙譚世勛著師陶者師淵明也

滄浪集 卷

光化石淥著光化詩淡泊時出偉麗

漁舟集 卷

成都郭震著震博學能詩李旼稱其有孟郊風

雅正集十卷

建安李虛己著虛己精於詩律

雙峯詩集 卷

謝履著字履道惠安人嘉祐中進士

林圖南詩二卷

林搏著圖南其字也出處見琴譜

臥龍集 卷

惠安王獻臣著

林仲嘉詩三卷

仲嘉福清人以詩名時與鄭俠王聖時林圖南李

天與為詩友

註杜詩及文集二十卷

飽慎由著龍泉人舉進士嘗從王安石蘇軾遊為

文汪洋闊肆詩尤高妙

杜詩集句一編

寧化李元白著哲宗時人

鄧春卿詩文三卷

春卿字榮伯長汀人甘貧樂道崇寧間詔舉隱逸

不就後舉八行又不就卜築南山之阿而老焉

沈存中詩話 卷

沈括著

聖壽詩二十篇

周葵著宜興人宣和進士歷官殿中侍御史知無

不言孝宗時為參知政事

龍陽十詠一卷

趙善齡知龍州時著

蒙谷詩集 卷

李安期著字泰伯建寧人淹貫經史援筆成文岳

飛被禍作表忠詩百二十首弔之

改註杜詩三十卷

卞大亨註象山人
刻鵲詩集 卷

彭止著字應期崇安人嘗謂辛亥疾值其晝寢題

一絕於齋而去辭云棋于盤乾案接塵午宮詩聲

煖於春清風不動階前竹誰道今朝有故人棄疾

覺道人追之留延累月所為詩皆清麗典則

楚東唱酬集 卷鄧江集 卷

王十朋著

東萊詩集 卷新集詩話 卷

呂祖謙著

錢塘詩前後集 卷

薛傳正著

夢昌陵古律二十韻

宋史曰理宗改瑞平春三月上齋居恭默夜夢一

真人戴冠佩玉略似藝祖色黧而貌和延帝殿上

即東席西向坐以賓禮揖上東向面命洋洋俄而

夢覺越三日宗臣善來以昌陵御容進如夢中真

人毫髮無異因述古律二十韻紀實大臣請送之

祕閣刊之琬琰從之

古詩攷 卷

王景昌著

天台集 卷

林詠道著

拙菴雜咏一卷

晉江郭咸著

梅軒集 卷

諸葛典詠撰

毛氏詩集 卷

毛滂撰

橫塘集 卷

許景衡撰

遁思遺稿

呂皎撰

黃清江詩稿二十卷

清江黃祈著

補註東坡詩集一卷

龍溪黃學阜著

容安詩彙十卷

同安王顯世著

東溪集 卷

崇仁甘泳著黃大山序其詩一言而役萬景片詞而括萬情全體似李賀而不涉於怪也

朝陽詩集 卷

晉江陳權撰

風雅遺音 卷

南昌熊凱著

盧瞻詩集 卷

贈惠安人

楚辭集註辨微 卷城南雜味 卷感興二十首

朱文公著

頤庵詩稿 卷

劉應時著字良佐慈谿人性敏而動於書無所不讀刻意於詩寄興瀟灑范至能深賞之

梅山詩集 卷

劉褒著字伯龍崇安人十歲能屬文登淳熙進士才高見忌不久仕於朝

歌詩雜著 卷

安溪林德秀著

樂軒詩集 卷

陳藻著字元藻福清人得林光朝經學之傳遂成通儒學者稱為樂軒先生所著又有杜詩解

洞庭玉虹日邊盟鶚清江集 卷

柳雷應春著以詩擅名累官監察御史首疏時相

繼軒權貴歸隱北湖

黃古愚帶金集 卷

黃綰著長谿人號古愚博通經史尤長於詩

百將詩一卷

林仲虎著字景瞻寧德人慶元中應武舉第二使

北虜執禮不撓

漢沔詩集五卷

平原趙自化著

雍熙詩二百首

萬適著陳州宛丘人自號適元子所著又有經籍摘科討論記四十卷

德齋詩集 卷

龍溪陳經著經工於詩名士趙汝讜敖陶孫危稹傅伯成輩皆推服之

杜陵詩評十卷

興化方醇道著

荆南叢錄 卷

興化方畢著畢為潛江簿詩集鄭樵為序

趙庚夫山中集 卷

庚夫字仲白莆田人平生志業無所洩一寓於詩嘗自刪取五百首劉克莊擇百篇為山中集屬趙庚夫序而傳之

抱甕集十五卷

柯夢得著莆田人嘉定中屢上春官不第以特科入官一生苦吟學孟東野又編選唐絕句為五卷

詩文雜著二十四卷

葛洪著

詩賦雜文千六百餘篇

周啓明著龍泉人舉賢良方正既而罷歸教授子弟百餘人不復仕

厚倫詩一卷

鄭撰翁著

倚梅吟稿 卷

趙必連著字仲連崇安人刻苦讀書開慶間以父蔭當補官辭不受晚植梅數百株名其居曰梅花莊與弟若樾日吟味其中

山陰詩話 卷

陸游著

書餅編 卷

范師孔著字學可崇安人咸淳中預薦肄業武夷書院此編皆其所為詩若文也

耐賢翁詩集十六卷

吳國著惠安人研究經學第進士教授邵峽二州

茸治贊舍磨厲諸生始相繼登第

吳棫詩文四十卷

械詞章雅麗有體外夷皆敬慕之

古今詩話筆苑五卷

黃萬頃著同安人第進士知雷州

朱子詩指 卷

王柏纂

朱子詩解 卷

戴亨著

潘廷堅詩集古樂府 卷

潘枋著字廷堅閩縣人端平二年對策忤史彌遠

調鎮南軍節度推官累遷潭州通判

筠溪直隱詩集 卷

李彌遜著

鰲峯隱人集三卷

熊知至著字意誠建陽人博學工詩

杜俱詩集 卷

杜俟著

和劉克莊梅花百詠一卷

莆田方澄孫著

梅軒集 卷

陳從龍著字登雲嘉魚人少嗜學每夜讀書至曙

能詩環居栽梅倚樹而歌

李琬詩集 卷

琬字粹之建寧人學行為鄉閭所推以八行薦未

受命而卒

異溪集 卷

陳敬叟著字炳然臨武人中咸淳甲戌進士授迪

功郎德祐北附隱居不仕肆力於詩文後子章伯

又輯其所作為異溪遺業

二十四孝詩 卷

九溪郭居敬撰以訓童蒙

異溪嗣稿 卷

陳章伯著字奎龍敬叟之子其稿名示不敢忘先

澤也

冰壺詩十卷文集二十卷

義太初著字仲遠管道人以詞賦名登淳熙甲戌

進士自號冰壺

江湖吟社集 卷

曾原一著博學工詩

感興詩註 卷

蔡汝揆著

指南集 卷集社詩百首吟嘯集 卷

吉水文天祥著天祥作文未嘗屬草下筆滔滔不

竭九長於詩有古賦比興之旨流離中感歎悲悼

一發於詩在京口則有指南集在燕獄則有集社

詩百首

雪坡詩集 卷

高安姚勉著

論語詩五十卷指南集三卷詩文二卷

林子充著福清人長於性學

西湖百詠 卷

楊公濟著

淮海詩集 卷

元肇著通州人生而癡愚號淮海淳熙間爲人牧

羊忽吟詩曰麥浪清如水浪花白似梅花不煖

不寒天氣半村半郭人家後爲僧遍遊江湖爲詩

清麗文亦雅健

歲寒集 卷

遼蕭柳著字陶門淳欽皇后弟智勇能文爲北女

直詳穩卒耶律觀音奴集其所著詩千篇名曰歲

寒

六義集十二卷

遼蕭韓家奴著

放懷詩一卷

遼耶律孟簡著皇太子被害不勝哀痛作放懷詩

二十首以傷之

慶會集 卷

遼耶律良著良讀書醫巫闡山學既博又入南山

肄業清寧中官知制誥帝命其詩爲慶會集親製

序焉

雷溪子鼎新詩話 卷

遼陽縣魏道明著舉進士累官至軍國節度使

如庵小集 卷

金完顏璘著璘本名壽孫越王永功子平生詩文

甚多自刪其詩三百首樂府百首號如庵小集

遜齋詩集 卷

金王元節著字子元弘州人天德三年詞賦進士

仕終密州觀察判官

曹戶部詩集三十卷

金曹望之著字景蕭宣德人天會間以秀民子充

女直字學生年十四歲學成除西京教授累官戶

部尚書望之初不學及貴稍知讀書遂刻苦自致

東巖詩集三卷

金元德明著采出拓跋太原人累舉不第因放浪

山水飲酒賦詩自適

杜詩學一卷東坡詩雅三卷錦機一卷詩文自警十卷

金元好問著

澗邊集二十卷

趙若著字順之崇安人元時薦辟皆不就吟咏自適

彭元亮集 卷

彭炳著為詩專效陶柳

杜詩句解 卷

安成劉應登著

大山集 卷

新喻蕭山則著善吟咏碑銘記序得盤詰體

本齋詩集三卷

王都中著

小山集 卷

蕭泰來著即山則弟

樵隱集 卷

麗水祝大明著

栲栳山人詩集 卷

餘杭岑公之詩公有志節人敬憚之

斐餘集 卷

桃峯朱嗣榮著精於詩冲淡如漢魏雄健如盛唐因遭兵火故以名集所著又有政鑒若干卷亦燬於兵

瑤林滄江二集唐詩通攷 卷

桐廬徐舫著字方舟自號滄江散人少攻舉子業

後棄去習古歌詩

白雲稿 卷

天台林茂潛著生平酷嗜吟咏上自漢魏下逮唐

宋諸家無不漱其芳腴挹其真醇積而後發必竭盡其興趣此稿尤為特所傳誦

東軒集 卷

宋景濂曰天台方明敏著其弟明則繕抄成帙古

詩俊逸超羣律詩清麗婉切

註唐詩鼓吹 卷

交城郝天挺著

杜詩舉隅 卷

宋景濂曰杜子美詩註者數百家務穿鑿者謂一

字皆有所出泛引經史巧為傳會誼褒而叢勝騁

新奇者稱其一飯不忘君發為言辭無非忠愛之

意至率爾咏懷之作亦必遷就而為之說近代廬

陵大儒頗患之通集所用事實別見篇末固無繳

繞猥雜之病未免輕加批抹如醉翁寐語終不能

了了會稽俞先生率淵以卓絕之識脫略衆說獨

法序詩者之意各析章句具舉衆議於是粲然可

觀晚所著又有韓文舉隅而孝經易書詩禮記春

秋離騷各有審問不但箋杜詩而已

林伯恭詩集 卷

永嘉林溫著宋景濂稱其沉鬱頓挫渾厚超越大雅奏而黃鐘獨鳴武庫開而五兵森列洪濤怒張而魚龍出沒又曰永嘉舊傳四靈詩識趨凡近音

調卑促近或以為清新競模倣之伯恭一洗陋俗

案傑之士也

唐詩選 卷

定海王玠纂

劉彥昂詩集 卷

彥昂名炳其詩氣韻沉鬱言出意表近謝康樂蘊

藉脫落不需塵土類岑嘉州風風乎仙遊英英乎

霞舉又善學李供奉天分既高人功又深凡有模

擬彷彿似之

王以道詩集 卷

太和詩韻度閒曠一如其人

杜詩註釋 卷

興化黃鍾器之著

丁亥詩集五卷

劉因著天資絕人日記千百言隱居教授隨材皆

有成就學者稱為靜修先生

愚泉詩稿十卷

方道獻著又有詩文說選唐詩元各一卷

和陶詩 卷

戴良著

杜詩類註 卷

劉霖著

冰崖詩集 卷

贛縣蕭士贊著尤愛李白詩反覆吟誦為分類補

註

玲瓏意吟 卷
清江徐基著

節庵詩集三十卷

黃異著

兩山詩集 卷

南臺御史李思衍著

月灣詩集 卷

將仕佐郎鄱陽吳存著

小溪寓典十卷

丁巖著

律詩樂府三卷

晉寧張翥著

虛籟集 卷

秀江縣孫春州著歐陽圭齋稱其清曠簡遠擬古

精到有章柳風

環山詩稿 卷

廬陵歐陽齊吾著

進修集 卷

安成劉玉振著

五言總論十卷

義烏石一鰲巨卿著贅遂於易

梅南詩集 卷

高安易南友著歐陽圭齋曰南友恬愉清白富貴

利達不動其中游行江湖以得句爲樂故其爲樂

府爲諸體詩往往出於性情所感觸咸臻其妙

李宏謨詩集 卷

安城人詩尙雅興不事浮靡

山中小集 卷

安城秀才李希說著開卷第一首禪賦有曰我欲

近自然物物由天成歐陽圭齋曰以此求詩何患無佳句

羅舜美詩集 卷

廬陵人歐陽圭齋曰詩不輕復不饒薄日進於雅

且正矣

鳴阜集 卷

安城劉執中著號後梅集中樂府精深諸體詩皆

壯麗閒適

蕭同可詩集 卷

廬陵人隱居不仕

陶集註三卷詩一卷

真定王沂著

山家意思集 卷

劉遵著字近道建安人工詩

楊載詩集 卷

集古句詩二卷字仲弘浦城人後徙杭州載爲文

以氣爲主而詩尤有法典虞集范梈揭傒斯齊名

號虞楊范揭

清江碧嶂詩一卷

杜本著

望雲稿 卷

郭奎著少遊余忠宣門遭世亂親亡弟喪漂零江

湖間逐仗劍從軍凡大江以西燕趙淮楚之墟奇

蹤跡跡咸涉獵而形諸歌詩

曹伯啓詩文十卷

伯啓著

鳳髓集 卷九華詩集 卷

青陽陳清隱著鳳髓集則集杜甫詩句爲之者也

王泰來詩集 卷

王泰來著

竹齋詩集 卷

安思承著

水雲清嘯詩集 卷

吳江王原傑著

靜庵詩集 卷

華亭胡林卿著

水雲集 卷

江大有號水雲因以名集

江漢百味集 卷

嚴士真著字正卿崇陽人博洽子史善詩文嗜僊

侯大中詩集 卷

公安人號損齋金大定初應詔建醮授師號其詩

集學士元善爲之記

孫良楨詩文若干卷

烏古孫良楨著

宋史詩 卷

寧德陳尚德著

楚漢正聲二卷

浦江吳萊著又有詩傳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攷

誤

葑房樵唱 卷

蘭溪吳景奎著以雄逸之資濟明通之識著於篇

翰讀之者如入元圃而覽明月

王氏夢吟詩 卷

宋濂氏曰先生自幼至老不啻六十年未嘗一日忘詩一夕宿仙華山下夢偉丈夫過之取袖中詩一章朗然而誦迨旦頗憶其首句因從而補其辭遂以名卷按宋氏不著其名

張景遠詩集 卷

陶安著略曰君舊居河東徙家毘陵喜攻詩遇事紛糾常吟哦有雅致歷覽名山巨川仙壚福境輒吐英藻罄其模寫其或遊神沖淡托意悠深則又脫氛埃棄雕琢故體格屢變卒歸於治平之音使造進未已猶當揚厲風雅遺芬高視兩京六朝之上也

郭子明詩集 卷

廣平郭文德著劉誠意曰其詩不尚險澀不求奇巧惟心所適因言成章而其自得之妙則有已獨知之者

渤海詩話 卷

高若虎著字仲容永福人

呂周臣詩集 卷

括蒼劉氏曰呂君由吏員累月至九品家居以待選則杜門而作有咏史一百首題咏雜花三百有餘首皆意足而語到

唐溪詩話 卷

陳德固著

詩詞雜著二十五卷

趙善湘著

杜詩註 卷

趙汝談著

東坡詩註 卷

施元之著

龍岡楚詞說 卷

林應辰著

杜詩註 卷

魯訢撰

項伯高詩集 卷

括蒼劉氏稱其沖淡而和平逍遙而閒暇

王原章詩集 卷

括蒼劉氏曰會稽王原章善爲詩士大夫工詩者多能道之其詩直而不絞質而不俚豪而不誕奇而不怪博而不濫有忠君愛民之情去惡拔邪之志

劉石唱和集 卷

括蒼劉氏曰予至正十六年以承省檄與元帥石未公謀括寇因爲詩相往來遂以名集

金陵百味 卷

曾極著臨川人志氣豪放聲名四達朱子大異之

思刻集 卷

陳子輦著字象賢奉化人嘗爲慶路教諭因國事日蹙隱居田里每風晨月夕載酒溪山之上廣唱迭和以發舒懷抱

黔南道士詩集 卷

歐陽實著主齋稱其詩精緻有體幽閒之容冲抑之氣可因詩而知其人

月樓上人詩 卷

圭齋稱其五言長律思緻清醇氣格深妥唐之九僧不得專美於前

平山詩集 卷

僧有貞著福清人骨相清奇作頌說法皆造其極

昭元上人詩集 卷

上人詩雄俊峭拔近世能詩者莫之先

雙清詩一卷

東山壽聖寺物外上人作同聲氣者和之

綠窓遺稿 卷

孫氏諱淑字蕙蘭新喻傳若金妻父周卿先生以孝經論語及女誡教之未嘗學詩因其弟受唐詩家法於庭取而讀之得其音格輒能爲近體五七言既卒因出其稿得五言七言七言十一首五言未成章者廿六句其夫特爲編集成帙

朱淑真詩集 卷

淑真歸安人文章幽態才色清嚴因匹偶之非勿遂素志嘗賦斷腸哀怨詩自解沒後臨安王唐佐爲傳以述其始末吳中士大夫拾其詩二百餘篇梓之宛陵魏仲恭爲之序

詩林萬選 卷

何新之著新之西安人仕至樞密院編修採唐宋詩爲此書

朝野詩集五百餘卷

熊本編

類集詩史三十卷

興化方醇道輯

詩話總龜二十卷

詩話總龜二十卷

詩話總龜二十卷

詩話總龜二十卷

青州褚仁傑集

詩學大成 卷

毛直方編直方字靜可建安人咸淳中預薦入元

授徒講學

風雅類編 卷

廬陵袁孝昭集以世代次序得詩譜遺法起四言

至樂府止五言七言絕句論見精詳去取簡當

寶林編 卷

僧大同類集古今人所作詩

唐律刪要 卷

吳萊著

詩集 男

醉學士歌 卷

宋濂嘗侍太祖宴三觴輒醉行不成步上親製楚

詞一章命侍臣各賦歌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

良馬歌 卷

洪武九年賜宋濂親為製歌

平湖詩 卷

洪武二十一年太祖賦二章命羣臣和

高皇帝嘉禾詩 卷

永樂四年勒石仍賜諸王及百官

喜雪詩 卷

宣德三年十月太祖因作詩示羣臣以志豐年之

兆

鱗魚詩 卷

宣德四年以鱗魚醇酒賜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

幼孜示以御製詩士奇等廢和

招隱歌 卷

宣德六年賜羣義等招隱歌且曰古有招隱歌者

欲與俱遜朕欲招而用之恐山林之士未悉此意

再賦七言招隱歌以示卿等

祖德詩 卷

宣德六年御製凡九章

幽風圖詩 卷

宣德七年御製因閱元趙孟頫幽風圖作

御製傳集 卷

成化十四年命儒臣輯凡四卷五百八十九首

敬一箴 卷

嘉靖五年御製命頒行天下

平臺詩 卷

嘉靖五年上御平臺以陳龍等恭和御詩楊一清

提督軍務勞費宏潘潤御製詩章各作一詩賜之

以酬勸復皆賜酒饌

除夕詩 卷

嘉靖七年賜少師楊一清致輔道交修之意

欽天記頌 卷

嘉靖十年御製頌賜羣臣凡三百言頌數十韻

和輿地圖詩 卷

嘉靖十三年上和宣宗閱輿地圖詩因賜羣臣

念農詩 卷

嘉靖中幸省耕亭御製詩賜羣臣

和祖德詩 卷

嘉靖中上以宣宗有賦淳祖至仁宗祖德詩四章

恭和之廣其未備者宣宗至武宗凡九章

歸夷雜詠 卷

謝鐸著

二十八箴 卷

方希古著

幕山詩集 卷

宋景濂著

梅花百詠 卷

夏元吉著

和陶詩二卷

李賢著

選註風雅源流 唐詩味史絕句 白沙定山詩

卷

俱楊文恪著

皇明詩抄 詩林振秀 陶情樂府 續陶情樂府

選詩外篇 月節詞 瀑布泉行 詞林萬選 交

遊詩錄 風雅逸編 五言律祖 唐絕精選 絕

句辯體 唐音百絕 羣詩麗句 李詩選 宛陵

六一詩選 杜詩選 宋詩選 元詩選 五言三

韻詩選 五言選 升庵長短句 升庵詩集 蘇

黃詩體 卷

以上新都人楊慎用修著

國雅 卷

錫山顧起綸選

懷古詩集 卷

南昌劉端著

羣英雜言 卷

鄱陽王釐著

江西詩記 卷

漢陽戴金著

保秀堂詩稿 卷

金齒司石雷著

截山詩集 卷

瓊山王惠著

矜庵詩 卷

金谿吳世忠著

唐詩類編 詩學梯航 卷

俱吉水周叙著

雲間百詠 卷

上海劉邦輔著

解頤新語 卷

皇甫汈著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四百九十三卷目錄

集部總論一

隋書經籍志

是詞

別集

後序

宋馬端臨文獻通考

集考

賦詩

明焦竑經籍志

制詩集

賦類集

集部總論二

性理大全

賦詩

三集

朱子大全集

與汪尚書

答汪尚書

答汪

集部藝文一

臨安公主集序

梁簡文帝

詹事徐府君集序

王僧孺

臨海伏府君集序

前人

與諸兄論家世集書

王筠

上婦人文章錄一帙表

北魏崔光

蕭仁祖集序

邢昺

謝勝王集序啓

北周庾信

庾信集序

宇文迪

駙馬都尉喬君集序

唐盧照鄰

南陽公集序

前人

爲李祕書上祖集表

上官儀

進新舊文十卷狀

李德裕

漢陽吳君文集序

柳宗元

楊評事文集後序

前人

復友生論文書

陸龜蒙

梓州兜率寺文冢銘

劉蛻

謝賜仁宗御集表

宋歐陽修

跋晉代名臣文集

跋魏侍郎集

跋宋君忠嘉集

跋滕南夫溪堂集

題姚令威西溪集

題二劉文集後

題周簡之文集

跋祕閣太史范文公集

跋王祕監文集

跋梅溪續集

跋王樞使軒山集

跋彭忠肅公文集

跋王雙巖文集

石曼卿集序

羅圭峰先生文集序

桂子園集序

明文評

集部藝文二

李評事公進示文集因贈之

贊蘇軾文集

題靜春堂集

題霜傑集

讀文信公集二首

次韻陸鼎儀讀文信公指南集

讀少陵集

讀金元諸公集各賦一章

洪邁

朱熹

前人

前人

葉適

前人

前人

真德秀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明許宗魯

黃伯端

李維楨

王世貞

唐歐陽詹

朱孝宗

錢仲鼎

朱熹

明王鏊

吳寬

陳繼儒

何允泓

經籍典第四百九十三卷

集部總論一

隋書經籍志

楚辭

楚辭者屈原之所作也自周室衰亂詩人寢息諂佞之道興諷刺之辭廢楚有賢臣屈原被譏放逐乃著離騷八篇言已離別愁思申其心自明無罪因以諷諫冀君覺悟卒不省察遂赴汨羅死焉弟子宋玉痛惜其師傷而和之其後賈誼東方朔劉向揚雄嘉其文彩擬之而作蓋以原楚人也謂之楚辭然其氣質高麗雅致清遠後之文人咸不能逮始漢武帝命淮南王爲之章句且受詔食時而奏之其書今亡後漢校書郎王逸集屈原已下迄於劉向逸文自爲一篇并敘而注之今行於世隋時有釋道壽善讀之能爲楚聲音韻清切至今傳楚辭者皆祖壽公之音別集

別集之名蓋漢東京之所創也自靈均已降屬文之士衆矣然其志尚不同風流殊別後之君子欲觀其體勢而見其心靈故別聚焉名之爲集辭人景慕並自記載以成書部年代遷徙亦頗遺散其高唱絕俗者略皆具存今依其先後次之

總集

總集者以建安之後辭賦轉繁衆家之集日以滋廣晉代筆處苦覽者之勞倦於是採摭孔翠剪繁蕪自詩賦下各爲條貫合而編之謂爲流別是後又集總鈔作者繼軌屬辭之士以爲尊奧而取則焉今次其前後并解釋評論總於此篇

後序

文者所以明言也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祭師旅能誓喪紀能誅作器能銘則可以爲大夫言其因物聘辭情靈無擁者也唐歌虞詠商頌周雅敘事緣情紛紛相襲自斯已降其道彌繁世有澆淳時移治亂文體遷變邪正或殊宋玉屈原激清風於南楚嚴鄭枚馬陳盛藻於西京平子豔發於東都王粲獨步於漳滏爰逮晉氏見稱潘陸並敵藻相輝官商間起清辭潤乎金石精義薄乎雲天末嘉已後元風既扇辭多平淡文寡風力降及江東不勝其弊未齊之世下逮梁初靈運高致之奇延年錯綜之美謝元暉之藻麗沈休文之富溢輝煥斌蔚辭義可觀梁簡文之在東宮亦好篇什清辭巧製止乎衽席之間彫琢蔓藻思極閨闈之內後生好事遞相放習朝野紛紛號爲宮體流宕不已訖于喪亡陳氏因之未能全變其中原則兵亂積年文章道盡後魏文帝頗效屬辭未能變俗例皆淳古齊宅諱演辭人間起高言累句紛紜絡繹清辭雅致是所未聞後周草創干戈不戢君臣勳力專事經營風流文雅我則未暇其後南平漢河東定河朔訖於有隋四海一統采荆南之杞梓收會稽之箭竹辭人才士總萃京師屬以高祖少文煬帝多忌當路執權逮相擠壓於是握靈蛇之珠韞荆山之玉轉死溝壑之內者不可勝數草澤怨刺於是興焉古者陳詩觀風斯亦所以關乎盛衰者也班固有詩賦略凡五種今引而伸之合爲三種謂之集部

朱馬端臨文獻通考

集考

吳氏曰漢時未以集名書故漢藝文志載賦頌歌詩一百家皆不曰集晉孫勉按孫勉字叔陵分書爲四部其四曰丁部宋王儉撰七志其三曰文翰志皆無集名至梁阮孝緒爲七錄始有文集錄隋經籍志遂以荀况等賦皆謂之集而又有別集史官謂別集之名漢東京所制按周馬父論商頌之亂曰韋昭注輯成也蓋東京別集之名實本於劉歆之輯略而輯略又本於商頌之輯云

宋兩朝藝文志曰別集者人別爲集古人但以名氏命篇南朝張融始著玉海之號後世爭効制爲集各一家至有十數者皆里年氏各立意義或相重複而文亦不勝其繁矣

晁氏曰甘屈原原作離騷雖說謫不樂諸聖而英辯藻思閎麗演進發於忠正蔚然爲百代詞章之祖衆士慕嚮波屬雲委自時厥後綴文者接踵於道矣然軌轍不同機杼亦異各名一家之言學者欲矜式焉故別而聚之命之爲集蓋其原起於東京而極於唐至七百餘家當晉之時肇虞已患其凌雜難觀嘗自詩賦以下彙分之曰文章流別後世祖述之而爲總集蕭統所選是也至唐亦且七十五家嗚呼盛矣雖然賤生於無所用或其傳不能廣值水火兵寇之厄因而散失者十八九亦有長編巨軸幸而得存而屬目者幾希此無它凡以其虛辭濫說徒爲觀美而已無益於用故也今錄漢迄唐附以五代本朝作者其數亦甚衆其間格言偉論可以扶持世教者爲益固多至於虛辭濫說如上所陳者知其終當泯沒無聞猶可以自警則其無用亦有用也是以不加銓擇焉

賦詩

漢藝文志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爲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浸壞聘問歌詠不列於侯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荀卿及楚臣屈原離譴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側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司馬相如枚乘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雲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自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序詩賦爲五種

明焦竑經籍志

制誥集

王者淵默黼黻而風行四表其唯制誥乎故授官選賢則氣含風雨詰戎變伐則威震雷聲肆赦則春日同溫勅法則秋霜比烈蓋文章之用極於此矣兩漢詔令最爲近古然勅鄧禹侯霸體例有乖難於行遠武帝以淮南多士屬草相如良有謂也後世材者弗任而任不必材欲令騰義飛辭惜服遐邇不可得已願王治人心上於綸綍考覈者不能廢也古惟詰誓近有詔有令有制勅有策書名目小異總爲王言今悉列之爲制誥篇

表奏集

古人臣言事皆稱上書。竊秦改書爲奏。至漢章奏表議定爲四品。其流一也。三代君臣面相獻替。而伊周書誥已盈簡牘。迨世益下。簾遠堂高。所以披見情懷。覺痛主心者。賴有此耳。世稱左雄胡廣奏議第一。文舉孔明志暢辭美。不獨身分所在。抑亦國華繫之。故足重也。世人經世無術。競於詆訶。吹毛取瑕。大骨爲戾。夫能闢禮門以懸規標義路而植矩自令。論垣者折股捷徑者滅趾。亦何必躁言醜句。詬病爲切哉。書曰。辭尚體要。體要並整辭。則何觀漢志。執文靡細。不錄。至於經國樞機。闕而不纂。乃各有故事。備于司存也。余恐隨世遺失。特具列之。綴於制誥之末。

賦頌集

詩有賦比興而頌者四詩之一也。後世篇章蔓衍。自開塗轍。遂以謂二者於詩文如魚之於鳥獸。竹之於草木。不復爲詩屬。非古矣。屈平宋玉自鑄偉辭。賈誼相如同工。異曲自此以來。遇相師祖。即蕪音累氣。時或不無而標能擅美。輝映當時者。每有之。悉著於篇。語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學者吟詠。還環可以慨然而賦矣。

別集

漢初著作。未以集名。梁阮孝緒始有文集錄。隋志因之。至今衆士。慕尚波雲。屬不可勝收矣。顧兵燹流移。百不存一。以彼掉鞅辭場。風雨生千筆札。金壁耀乎簡編。豈不謂獨映一時。垂聲千古哉。而一如煙雲過眼。轉盼以盡。以此知士之所恃。不徒在言也。然而名談瑋論。闡道濟時者。蓋間有之。今具列於篇。仍爲別集。

總集

古者人別爲集。蓋起于東漢。然軌轍不同。機杼亦異。各名一家之言。譬虞苦其波雜。彙爲流別。後世述之。因爲總集。如昭明所選。是已。昔人有言。文之辨訥。升降繁蕪。鑒之顏正。好惡異焉。作之固難。解亦不易。故長編巨軸。半就湮沒。而其僅存者。又未盡雅馴。可觀蓋亦有幸不幸焉。今大其時代。總爲此篇。

集部總論二

性理大全

韓子

程子曰。古之君子。修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於文。而自文矣。退之乃因學爲文章。力求其所未至。以至於有得也。其曰軻死不得其傳。非卓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韓愈道他不知。又不得其言。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其名理皆善。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曰。不念舊惡。是用希此。甚說得伯夷之心也。原道之作。其言雖未盡善。然孟子之後。識道之所傳者。非誠有所見。不能斷然言之。如是其明也。其識大矣。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纔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朱子曰。韓退之却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

不特然。其實大綱皆是。問博愛之謂仁。曰。程先生之說。最分明。只是不仔細看。要之仁便是愛之體。愛便是仁之用。後段云。以之爲人。則愛而公。愛公二字。却甚有義。問原道起頭四句。恐說得差。且謂博愛之謂仁。愛如何便盡得仁。曰。只爲他說得用。又遺了體。問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曰。此是說行底。非是謂道體。問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曰。此是說行道而有得於身者。非是說自然得之於天者。問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虛位之義。如何曰。亦說得通。蓋仁義禮智是實。此道德字是通。上下說却虛。如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此道德只隨仁義上說。是虛位。他又自說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凶有吉。謂吉人則爲吉德。凶人則爲凶德。君子行之爲君子之道。小人之爲小人之道。如道二仁與不仁。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類。若是志於道。據於德。方是好底方。是道德之正。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却說見大體。程子謂能作許大識見。尋求真個如此。他資才甚高。原性人多忽之。却不見他好處。如言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說甚實。問韓文公說人之所以爲性者。五是他實見得到。後如此說。邪爲復是偶然說得著。曰。看他文集中說多是閒過。日月初不見他做工夫處。想只是才高偶然見得如此。及至說到精微處。又却差了。問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智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以此某觀人之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却少了一氣字。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此。皆前所未

深服其心也宜哉 韓退之歐陽永叔所謂扶持正道不雜釋老者也然到得緊要處更處置不行更說不去便說得來也拙不分曉緣他不曾去窮理只是學作文所以如此 韓退之及歐蘇諸公議論不過是主於文詞少間却是邊頭帶說得些道理其本意終自可見

北溪陳氏曰韓公學無源頭處如原道一篇鋪敘許多節目亦可謂見得道之大用流行於天下底分曉但不知其體本具於吾身故於反身內省處殊無細密工夫只是與張籍輩吟詩飲酒度日其中自無所執守致得後來潮陽之貶寂寞無聊中遂不覺爲大顛說道理動了故俛首與之從游而忘其平昔排佛老之說

西山真氏曰唐史韓愈本傳云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行闕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又曰自晉迄隋佛者顯行諸儒倚天下正義助爲怪神愈獨唱然引聖學四代之惑雖蒙詆笑殆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距楊墨去孔子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載餘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遇况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史氏之稱愈者如此而行學朱二先生議論乃或是非相半蓋史氏存乎獎善而二先生講學明道則雖毫釐必致其察此所以不同與又曰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灑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靜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爲批精天倫爲疣贅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

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即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粲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

歐陽子

蘇氏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敗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氏一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

蘇氏軾曰公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詭異相高號太學體文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爲貴知名者黜去殆盡勝出怨讒紛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而復古

龜山楊氏曰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論別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內全無去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

一物竟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率性而已所爲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問歐公如何朱子曰淺久之又曰大槩皆以文人自立平時讀書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亂興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詩飲酒戲謔度日

歐公文字大綱好處多晚年筆力亦衰言行錄曰公於古文得之自然非學所至超然獨驚衆莫能及譬夫天地之妙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痕迹自極其工

三蘇

朱子曰嘗聞之師云二蘇聰明過人所說語孟儘有好處蓋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有時便見得到皆聰明之發也但見到處却有病若欲窮理不可不論也

蘇氏之學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習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今日正當拔本塞源以一學者之聽庶可以障狂瀾而東之若方慙之而遽有取其所長之意竊恐學者未知所擇一取一舍之間又將與之俱化而無以自還

或謂蘇學以爲世人讀之止取文字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不可不講也請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爲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爲文乎蓋道無道而不存者也即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

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爲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况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既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

答汪尚書書曰蘇學邪正之辨未能無疑於心蓋熹前日所陳乃論其學儒不至而流於詖淫邪道之域竊味來教乃病其學佛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闢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源以破其荒唐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粗以角其精

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本根亦安得不爲之詘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龜山猶以爲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况如蘇氏以邪攻邪是東瀼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爲爐而後已耳來教又以爲蘇氏乃習氣之弊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

竊謂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陵跨揚韓掩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爲是而大爲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爲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爲正又自以爲是而肆言之其不爲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篡弑而盛稱苟或

以爲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猶從末減之科而已豈可以是以爲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準則而屑屑焉惟原情之爲務則無乃徇情廢法而縱惡以啓姦乎楊朱學爲義者也而偏於爲我墨翟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爲之耳特於本原之際微有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爲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闕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爲是刻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按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以此論之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爲申韓儀衍而蘇氏學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楊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則其取舍先後必將有在矣 答程允夫書曰來書謂熹之言乃論蘇氏之粗者不知如何而論乃得蘇氏之精者此在吾弟必更有說然熹則以爲道一而已正則表裏皆正謬則表裏皆謬豈可以析精粗爲二致此正不知道之禍也又謂洗垢索瘢則孟子以下皆有可論此非獨不見蘇氏之失又并孟子而不知也夫蘇氏之失著矣知道愈明見之愈切雖欲爲之覆藏而不可得何待洗垢而索之耶若孟子則如青天白日無垢可洗無瘢可索今欲掩蘇氏之疵而援以爲比豈不適所以彰之耶黃門比之乃兄似稍簡靜然謂簡靜爲有道則與于張之

指清忠爲仁何以異第深考孔子所答之意則知簡靜之與有道蓋有間矣况蘇公雖名簡靜而實陰險元祐末年規取相位力引小人楊畏使傾范忠宣公而以己代之既不效矣則誦其彈文於坐以動范公此豈有道君子所爲哉此非熹之言前輩固已筆之於書矣吾弟乃謂其躬行不後二程何其考之不詳而言之易也二程之學始焉未得其要是以出入於佛老及其反求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爲是哉如蘇氏之學則方其年少氣象固嘗妄軼禪學及其中年流落不偶鬱鬱失志然後匍匐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以比程氏正傷于先病後療先瘳後病之說吾弟比而同之是久欲洗垢而索孟子之瘢也又謂程氏於佛老之言皆陽抑而陰用之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程氏之學以誠爲宗今乃陰竊異端之說而公排之以蓋其跡不亦盜憎主人之意乎必若是言則所謂誠者安在而吾弟之所以裁抑之意果何謂也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借資以取重於天下豈真尊主哉若儒者論道而以是爲心則亦非真尊六經者此其心跡之間反覆畔援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方且自爲邪說該行之不暇又何暇攻百氏而望其服於己也凡此皆蘇氏心術之蔽故其吐辭立論出於此者十而八九吾弟讀之愛其文辭之工而不察其義理之悖日往月來遂與之化如入鮑魚之肆久則不聞其臭矣而此道之傳無聲色臭味之可娛非若後麗閭衍之辭縱橫捭闔之辯有以眩世俗之耳目而蠱其心自非真能洗心滌慮以入其中真積力久卓然自見道體之不二

不容復有毫髮邪妄雜於其間則豈肯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向慕者而信此一夫之口哉故伊川爲明道墓表曰學者於道之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蓋爲此也然世衰道微邪僞交熾士溺於見聞之陋各自是其所是若非痛加剖析使邪正眞僞判然有歸則學者將何所適從以知所向况欲望其至之乎 又曰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但其辭意於豪詭詭亦有非知道君子所欲聞是以平時每讀之雖未嘗不喜然既喜未嘗不厭往往不能終帙而罷非故欲絕之也理勢自然蓋不可曉然則彼醉於其說者欲入吾道之門豈不猶吾之讀彼書也哉亦無怪其一秦一越而終不合矣 又曰東坡善議論有氣節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兩個物事不知道便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便是有軀殼底道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何將做兩個物事看 或謂蘇程之學二家當時自相排斥蘇氏以程氏爲姦程氏以蘇氏爲縱橫以某觀之只有荆公修仁宗實錄言老蘇之書大抵皆縱橫者流程子未嘗言也如遺書賢良一段繼之以得志不得志之說却恐是說他坡公在黃州猖狂放恣不得志之說恐指此而言楊道夫問坡公若與伊洛相排不知何故曰他好放肆見端人正士以禮自持却恐他來檢點故恁詆訾道夫曰坡公氣節有餘然過處亦自此來曰固是又云老蘇辯姦初間只是私意如此後來荆公做不著遂中他說然荆公氣習自是一個要遺形骸離世俗底模樣吃物不知餓飽書記一

書載公於飲食絕無所嗜唯近者必盡左右疑其為好也明日易以他物而置此品於遠則不食矣往往於食未嘗知味也至如食釣餌當時以為詐其實自不知了近世呂伯恭亦然面垢身汗似所不郵飲食亦不知多寡要之即此便是放心辯姦以此等為姦恐不然也老蘇之出當時甚敬崇之惟荆公不以為然故其父子皆切齒之然老蘇詩云老態盡從愁裏過壯心偏傍醉中來如此無所守豈不為他荆公所笑如上韓公書求官職如此所為又豈不為他荆公

所薄至如坡公著述當時使得盡行所學則事亦未可知從其遊者皆一時輕薄輩無少行檢就中如秦少游則其最也諸公見他說得去便不契勘當時若使盡聚朝廷之上則天下何由得平更是坡公首為無稽游從者從而和之豈不害事但其用之不久故他許多敗壞之事未出兼是從來羣小用事又費力似他故覺得他個好 又曰蘇黃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以顏子方之某不得不論也大抵學者貴於知道蘇公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古史中論黃帝堯舜禹益于路管仲曾子思孟軻老聃之屬皆不中理未易舉但就其辯足以文之世之學者窮理不深因為所眩耳某數年前亦嘗惑焉近歲始覺其謬 問荆公與坡公之學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荆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荆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荆公狠狠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論甚生財後來見青苗之法行得狠狠便不言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日用臣之言雖北取契丹可也後來見荆公用兵用

得狠狠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兩截底議論
朱子大全集

與汪尚書書

自頃拆號日望登庸尚此滯留不省所謂海內有識之士蓋莫不為明公遲之而蘇之愚獨有為明公喜者蓋以省闈之取舍觀之則疑明公於天下之義理尚有當講求者而喜其猶及此閒暇之時也自道學不明之久為士者狃於偷薄浮華之習而欺詐巧偽之奸作焉上之人知厭之矣茲欲遂變而復於古一以經行迺之則古道未勝而舊習之好已紛然出於其間而不可制世之人本樂縱恣而憚繩檢於是乘其隙而力攻之以為古道不可復行因以遂其自恣苟簡之計俗固已薄為法者又從而薄之日甚一日歲深一歲而古道真若不可行矣譬之病人下寒而客熱熾於上治其寒則熱復大作俗工不求所以治寒之術遂以為真熱而妄以寒藥下之其不殺人也者幾希矣蘇氏貢舉之議正如此至其詆東州二先生為矯誕無實不可施諸政事之間則其悖理傷化抑又甚焉而省闈盜用此文者兩人明公皆擢而真之衆人之上是明公之意蓋不以其說為非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明公未為政於天下而天下之士已知明公之心爭誦其書以求速化耳濡目染以陷溺其良心而不自知遂以偷薄浮華為真足尚而敢肆詆欺於昔之躬行君子者不為非也況於一旦坐廟堂之上而以幸相行之其害又當如何哉明公前者駁正張綱之謚深詆王氏之失識者鑒之而今日之取舍乃如此死者有知得無為

綱所笑不審明公亦嘗悔之否乎熹愚無知辱知獎甚厚往者亦嘗關說及此而今略驗矣故獨不敢以延拜之遲為恨而以猶得及此暇時講所未至為深喜明公若察其願忠之意而寬其忘分之誅則願深考聖賢所傳之正非孔子子思孟程之書不列於前晨夜覽觀窮其指趣而反諸身以求天理之所在既以自正其心而推之以正君心又推而見於言語政事之間以正天下之心則明公之功名德業且將與三代王佐比隆而近世所謂名相者其規模蓋不足道况蘇氏浮靡機變之術又其每下者哉熹忽被堂帖戒以官期本不欲行今乃得遂初心有書懇丞相求祠祿以供菽水之奉恐或怒其不來未易遽得即乞從容一言之賜早遂所求幸甚幸甚參政梁公之門初無灑掃之舊不敢以書請又恐疑於簡己也有劄子一通乞轉致之且及此意則又幸甚熹不敢復論時事蓋亦有不得論而白者明公尚勉之哉

答汪尚書

熹不揆愚鄙妄陳鄙見伏蒙高明垂賜誨答反復玩味欽佩無忘然有所疑敢不自竭道在六經何必他求誠如台論亦可謂要言不煩矣然世之君子亦有雖知其為如此而不免於淪胥者何哉以彼之為說者曰子之所求於六經者不過知性知天而已由君之術無屈首受書之勞而有其效其見解真實有過之者無不及焉世之君子既以是中其好徑欲速之心而不察乎他求之賊道貴仕者又往往有王務家私之累聲色勢利之娛日力亦不足矣是以雖知至道不外六經而不暇求不若一注心於彼而徵幸其

萬一也然則何必云者正矣而烹竊恨其未嚴也然易必以可倘庶幾乎蓋不必云者無益之辭也不可云者有害之辭也夫二者之間相去遠矣如鳥啄食之而殺人則世之相戒者必曰不可食而未有謂不必食而已者也妄意如此不審高明以爲何如又蒙教諭以兩蘇之學不可與王氏同科此乃淺陋辭不別白指不分明之過請復陳之於后而來教又以歐陽司馬同於蘇氏則熹亦未能不以爲疑也蓋司馬歐陽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末學所敢議者然其所存所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特恐有所未盡耳至於王氏蘇氏則皆以佛老爲聖人既不純乎儒者之學矣非惡其如此特於此可驗其於吾儒之學無所得而王氏支離穿鑿尤無義味至於甚者幾類俳優本不足以惑衆徒以一時取合人主假勢利以行之至於已甚故特爲諸老先生之所詆詆

龜山與胡文定書及答蕭子莊書可見其意矣在今日則勢窮禍極故其失人得見之至若蘇氏之言高者出人有無而曲成義理

如易說性命陰陽書之人心道心古史之中一性善老子之道器中和

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

蘇氏此等議論不可殫舉且據論語則東坡之論見陽貨子由之論彼子西皆以利害言之也

其智識才辨謀爲氣槩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語道學則迷大本

如前注中性命諸說多出私意雜佛老而言之性

命之說尤可笑熹嘗辨老子說中一段今以拜呈可見梗概矣

論事實則尙權謀

如陽貨子西事乃以此論聖人可見其底蘊矣

街浮華忘本實貴通達賤名檢此其論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出王氏之下也哉但其身與其徒皆不甚得志於時無利勢以輔之故其說雖行而不能甚久凡此患害人未盡見故諸老先生得以置而不論使其行於當世亦如王氏之盛則其爲禍不但王氏而已主名教者亦不得忽然而無言也

龜山集中雜說數段爲蘇氏發也當時固已慮此矣程氏語錄中論賢良處亦似有所指

蓋王氏之學雖談空虛而無精彩雖急功利而少機變其極也陋如薛昂之徒而已蔡京雖名推尊王氏然其淫肆縱恣所以敗亂天下者不盡出於金陵也

龜山所論覺驚詩乃其所假以爲號耳

若蘇氏則其律身已不若荆公之嚴其爲術要未忘功利而詭祕過之其徒如秦觀李廌之流皆浮誕佻

輕士類不齒相與扇縱橫捭闔之辨以持其說而漠然不知禮義廉恥之爲何物雖其勢利未能有以動人而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已紛然向之使其得志則凡蔡京之所爲未必不身爲之也世徒據其已然者論之是以蘇氏猶得在近世名卿之列而君子樂成人之美者亦不欲逆探未形之禍以加譏貶至於論道學邪正之際則其辨有在毫釐之間者雖欲假借而不能私也今乃欲專貶王氏而曲貸二蘇道術所以不明異端所以益熾實由於此愚恐王氏復生

未有以默其口而厭其心也狂妄僭率極言至此恐閣下未以爲然胡不取熹前所陳者數書之說而觀之也以閣下之明秉天理以格人欲據正道以黜異端彼亦將何所遁其情哉熹之恩昧么麼豈不知其力之不足所以慨然發憤而不能已亦決於此而已矣天下豈有二道哉受學之語見於呂與叔所記二先生語中云昔受學於周茂叔叔故據以爲說從遊蓋所尊敬而不爲師弟子之辭故范內翰之於二先生胡文定之於三君子熹皆用此字但二先生於康節誠似太重欲改爲與又似太輕不知別下何字爲當更乞示誨幸甚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一先生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然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溫公橫渠之間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和靖之言恐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爲不同道之比妄意其然不識台意以爲然否抑康節之學抉摘窮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汚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比之溫公欲護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間矣因論康節及此并以求教

答汪尚書

別紙諄諄良荷不鄙自頃致書之後方竊悚懼以俟

譴詞豈意高明不以爲罪而虛受之此真熹所敬服

歎慕而不能已者幸甚幸甚然所謂一字之失者若推其所自來究其所終極恐其失不但一字而已更望少留意焉則熹之願也濊溪河南授受之際非末學所敢議然以其逆論之則來教爲得其實矣敢不承命而改焉但通書太極圖之屬更望暇日試一研味恐或不能無補萬分然後有以知二先生之於夫